

從王國來到朝廷的漢文帝—老師讀通鑑之八

天子駕崩，就是皇帝死了的意思；如果沒有子嗣，怎麼辦呢？只有從諸侯王中找一位，接入宮廷，即位為皇帝，繼承大統。這時候，朝中的原有勢力與新來乍到的天子人馬，儼然對立，猜忌之心總是難免，各種動作就要分外小心。處理得好，可以解除危機，平穩過渡；處理得不好，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必然登場。

昌邑之廢 應為借鑑

漢昭帝元平元年，公元前 47 年，四月，這位繼武帝而為天子的漢昭帝死了，死的時候只有二十三歲，沒有子嗣。朝中大臣商量，最親近的諸侯王是廣陵王，可是這個王曾經受過懲罰，參與其事的霍光擔心廣陵王當了皇帝，自己會受到報復，絕不同意立他，大臣也就不再堅持了。那麼立昌邑王吧！昌邑王劉賀，是一個怎樣的人呢？他像一個普普通通的青年人，好玩樂不喜歡讀書，師傅們看他這樣不上進，都很著急，一再勸他要好好讀書，天天向上。昌邑王總是說，知道了，師傅講得對，命令下人給師傅賞賜，然後照樣玩樂不誤。

一天夜裡，朝廷徵召昌邑王入宮的文書送到了，大家連夜準備，第二天中午就啟程上路。到天黑時，走了一百三十五里，許多侍從的馬都累死在路上，可見他們是捉緊時間到了分秒必爭的地步。這時，手下的人就告誡他，你是因為國有大喪，徵召入宮，應該擺出一付哀戚的樣子，不要想做什麼事；況且大將軍霍光侍奉武帝二十多年，深得武帝的信賴，又有輔佐昭帝的大功，你到了朝廷，一定要尊敬大將軍，聽從大將軍，你什麼事都不要管，都不要做，這點極重要，一定要記得。可是，愛玩的昌邑王改不掉愛玩的習性，沿路又是要買這買那，甚至家奴還偷偷帶著女人，臣子知道了，曉得事情的嚴重性，一定要昌邑王處理，他才叫衛士把這名家奴殺了。

昌邑王到了霸上，朝廷派負責的官員前來接待，也換了皇帝專用的車輛，由他派人駕駛。見到城門，臣下說，依照禮法，奔喪望見國都就要哭，王說：我喉嚨痛，哭不出來。到了未央宮，臣下又說，大王應該下車，朝西面大哭。王說：是的，就大哭起來，完全符合禮法。六月，昌邑王登上皇位，尊皇后為皇太后。

昌邑王即位後，還是好玩樂，更是不聽勸諫；不只如此，他的從屬隨即進入朝廷，逐漸佔據重要職位。霍光看到這個情形，十分憂慮，與親信大臣田延年商量，田延年說：這個皇帝不行，趕快建議太后，廢掉他。霍光說：可以這麼做嗎？古代曾經有過這樣的事嗎？田延年說：商朝的相伊尹把商王太甲廢掉，後世都說伊尹安定宗廟，忠於國家；如果您也這樣做，您就是漢朝的伊尹。霍光又找來了車騎將軍張安世商量，張安世也很贊同。霍光召集了文武大臣在未央宮集會，告知這個廢立的計劃，大家都嚇了一跳，但也無人反對，決議聽從霍光。霍光向太后報告，太后也親自來到未央宮，下令只准昌邑王進來，昌邑群臣一律擋住，不准進入。等昌邑王一進來，張安世立即將昌邑群臣二百餘人全都逮捕，送進監獄。

昌邑王聽說太后召見，有點驚恐，問道，我有什麼過錯，要召見我？太后穿

著很正式的服裝，儀衛森嚴，宮廷上下，侍從衛士都持有兵器。群臣上朝之後，尚書令宣讀霍光與大臣的連名上奏，指出昌邑王從奉詔進宮到即位為皇帝的這段期間，所犯下的許多罪行，諸如：居喪不敬，無哀戚之心，不吃素而吃肉；拿到皇帝的信璽，隨隨便便，打開了也不封好；帶領昌邑從官，嬉戲喧鬧，甚至召來太后的小馬車，跑到宮庭裡胡鬧，還與昭帝的宮人淫亂…太后聽到這裡大喊一聲：停！厲聲斥責：為人臣子，怎麼可以這樣胡來！尚書令接著再讀，盡是數落昌邑王的不是，強調即位二十七天以來的種種荒謬行徑，既失帝王應有的禮儀，又破壞了漢朝的制度，這樣下去，國家將亂，天下不安。大臣建議為了國家天下，將皇帝廢掉！皇太后下令：同意！霍光立刻上前，把皇帝身上所佩的璽綬解下，交給太后，扶王下殿，還親自送他回到昌邑王邸，並對他說：是你的作為自絕於天，我寧負你，不敢負國家，願你自愛，我就不再侍候你了。後來太后下詔昌邑王回到故國，賜湯沐邑二千戶，再將昌邑國廢除，改為山陽郡。至於昌邑群臣，以未能善盡輔職責，使王陷於大惡的罪名，除了幾個人，皆加以誅殺。《漢書·霍光傳》還記載著這二百餘人「出死，號呼市中，曰：『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』」顏師古注曰：「悔不早殺光等也。」政治鬥爭中慘烈狠毒的那一面，《通鑑》經常是刻意迴避的。

昌邑王為什麼即位二十七天即遭罷黜？我們可以作出各種解釋，像是：他未遵守臣下要他尊敬霍光，聽從霍光的忠告；他未能理解情勢的險峻，行為隨便，貽人口實；或者說他心太軟，不夠狠毒，沒有先下手，藉機殺掉霍光等朝中大臣；這些都有理據，都是好答案。我想再加上一條：師傅們沒有告訴他，當年漢文帝從代王入繼大統的情形，要他好好學習漢文帝的作為。也就是說，昌邑王的失敗，原因之一是沒有學好歷史，沒有從歷史中得到啟發。那就讓我們來看看，漢文帝是怎樣從代王的府邸進入大漢的皇宮，一步步地解決危機，掌握實權。

代王繼統 步步為營

漢高后八年，公元前 180 年，七月，能力高強，不讓鬚眉的呂后死了。儘管她安排了呂家子弟分據要津，還是鬥不過朝中這些跟著劉邦打天下的鄉里從龍之彥；九月，諸呂終被剷除，周勃、灌嬰之輩儼然成為朝廷的主控者，政治秩序應該如何建立呢？他們私下討論，認為武后所立的小皇帝，以及名為惠帝之子的幾個王，其實都是呂后殺了他們的母親，養在深宮的小孩，目的是為了將來強固呂氏，是絕對不可推戴的。那麼，找誰入繼大統呢？有人說可以立齊王，理由是齊王是高帝的長孫。大家聽了，都說不行，呂氏就是因為外家的關係坐大，差點奪了我們的權力，也毀了國家。今天齊王有個厲害的舅舅，立了齊王，呂氏的問題又會出現。不如立代王，代王是高帝在世的兒子中年紀最大的一位，人也很溫和寬厚，他的母親薄氏一家也都規規矩矩，還是立他為好。於是，派人私下去通知代王。

代王聽到這個訊息，怎麼回應呢？臣子間有不同的意見。有人說：現在朝中的這些大臣，都是高帝時代的大將，個個都是厲害角色，都有大志。過去都是被

高帝、呂后壓制住，今天剷除諸呂，喋血京師，大權在握，迎大王只是名義，實際上要做什麼是不知道的。願大王以身體不好為理由，先回絕掉他們，靜待時勢的變化再說。宋昌不以為然。他說：大家講的不對。須知今天的天下，劉家已經牢牢掌握；況且漢朝建立，除秦苛法，施惠於民，深受百姓歡迎。呂后立諸呂為王，想要專制朝政，周勃入北軍一呼，士卒皆左袒為劉氏，呂氏一下子就垮了，這就說明大家都支持漢室；今天朝中的大臣就是想掌權專制，人民不會答應，他們絕對做不成。所以，這些大臣是看準了天下的民心而來迎接大王的，大王不要懷疑。

我們讀到這裡，一定會說宋昌的意見比其他的臣子高明，不過我們也要想到，高明的地方在那裡呢？我以為至少有兩點可說，一、宋昌從大處著眼，他對時局有深刻的認識，他知道漢興以來由於深獲民心，人民受到照顧，十分感念，不是高帝的子孫不可能得到人們的支持，朝中大臣可以一時掌權，但終究成不了大事；二、他看到時間的急迫，他想到大臣派人私下來談，隨時可能變卦，時機稍縱即逝，必須切實把握，他堅決反對靜觀其變，一定要立刻表態。從這裡可以看到，宋昌非但有識見，而且有智謀，其他大臣顯然有所不如。

代王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就向太后請示，還是不能決定，想到那就卜一卦吧！，卜得的卦中有一句「余為天王」，代王說我已經是王了，怎麼又是王呢？卜者說：不同，天王就是天子的意思。看來不管卜得什麼，都可以照卜者的意願去解釋。代王就派舅舅去見周勃，舅舅回來說，他們確實是這個意思，不要懷疑。代王笑著對宋昌說，果然如你所料。

代王一行前往長安，走到高陵，停下休息，派宋昌前去長安看看情況。宋昌到了渭橋，丞相以下都來相迎，宋昌回報，沒有問題。代王到了渭橋，群臣拜謁稱臣，代王下車答禮。太尉周勃走過來說：請借一步說話。宋昌說：如果是公事，那麼就在公開的地方談；如果是私事，王者是沒有私事的。周勃碰了一鼻子灰，只有朝代王跪下，奉上了天子的璽和符。代王說：到代王邸再談。

謙和退讓 贏得尊重

代王到了長安，住在代王邸，群臣就到王邸來見代王。丞相陳平說：今天的皇帝、王子都不是惠帝的兒子，是不能繼承大位的。大王您是高帝的長子，應當繼位，請大王即天子位！代王「西鄉讓者三，南鄉讓者再，遂即天子位；」史書上的這句話，應該怎麼理解呢？《史記》的注是：如淳曰：「讓群臣也。或曰賓主位東西面，君臣位南北面，故西向坐，三讓不受，群臣猶稱宜，乃更迴坐示變，即君位之漸也。」胡三省對這樣的注釋顯然不能滿意，在《通鑑》注中，引用了如淳之說，又加上了自己的說明：「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漸，恐非代王再讓之意。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群臣繼至，故西鄉；群臣勸進，王凡三讓，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，王又讓者再；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，群臣扶之使南鄉耳。遽以為南向坐，可乎！」余英時先生對胡三省的這一段注釋頗為欣賞，說：「胡注以為代王南向坐是群臣扶之使然的，這在史文上並無明證，但卻是富於歷史想

像的最好例範。經過這樣一解釋，當時的情景宛然如在目前，這比如淳假定代王自己移至南向而再讓者，要合理得多。如淳也許道中了代王的心事，胡三省則把當時漢廷君臣的行動如實的刻劃出來了。」（見〈說鴻門宴的坐次〉載《史學與傳統》頁 187）余先生提到胡三省的這一段話，重點在於「使得當時情景宛如目前」，以及「漢廷君臣之行動如實刻劃」，這確實是胡三省發揮歷史想像，勾勒出來的一幅鮮活的圖像，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胡三省的讀史方法，是值得讀史者效法的方法。至於代王的「心事」究竟為何，也是應該先對他的舉措有了完整的了解，才能有所體會或者「道中」吧！不過，胡三省的這段話，我們今天讀來卻不很清楚，讀完以後，心中很難出現明確的圖像。這裡不妨作一點白話的說明：代王在王邸接見漢廷群臣，他以主人的身份接待，所以是西向坐；群臣說，不對！不對！大王已是天子，應該南向坐；代王謙讓，說這樣就可以，大家就坐吧！群臣又說，不行！不行！大王一定不能這樣坐；代王再說，一定不能這樣坐嗎？我看這樣坐就好了。群臣說，是的，一定不能這樣，於是就扶著代王走向南面之位，代王被扶了過去，還是說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不肯入坐，群臣說，一定要這麼坐，非這麼坐不可。代王還是說，非要這樣坐嗎？群臣說，是的，非要如此不可！代王才勉為其難地坐了下來。

東牟侯劉興居說，剷除呂氏，我沒盡力，就讓我來把宮中清除一番吧！他就和太僕滕公二人入宮，對呂后豢養的少帝說：你不是劉家的兒子，不能當皇帝！滕公召來乘輿車把少帝載出。胡三省在這句話下面寫了一條長注，我們不妨一讀：「康曰：天子以天下為家，不以宮室為常處。當乘輿以行天下，故託乘輿言。余謂康說乘輿本不與古義相悖；但此所謂乘輿車，不當以此解之。漢乘輿之制：輪，朱班，重牙，貳股，兩轄。金薄繆龍為輿倚較，文虎伏軾，龍首銜軛。左右吉陽箭，鸞雀立衡。柅文畫軻，羽蓋華蚤。建大旗十二旂，畫日月升龍。駕六馬，象鑣鏤錫金方鉞。插翟尾，朱兼繁纓，赤鬪易茸，金就十有二。左纛以犛牛尾為之，在左駢馬軛上，大如斗。此即法駕。文帝已立，少帝安得乘此出宮乎！沈約禮志云：魏、晉御小出，多乘輿車。輿車，今之小輿。滕公職為太僕，與東牟侯除宮，亦無緣召乘輿、金根以載少帝。意者此輿車蓋天子常所乘輿車，即魏、晉間小輿也。」這段文字裡，我們可以看到，胡三省對昔日的注釋並不否定，只是覺得字面解釋，沒有切中文意；我們又可以看到，胡三省對名物制度方面的濃厚興趣，他細說漢代的乘輿制度，想給讀者一個詳盡的畫面，只是這段文字對我們來說，已經過於陌生，幾乎無法想像出那究竟是一輛怎樣的車，只是留下很豪華、很講究、很漂亮這類空洞的印象，這類胡注，稍作瀏覽即可；我們再可以看到，胡三省是如何重建過去的情景，他找出資料的依據，說明只有這麼說才合乎情理，而這一點正是我們最需要注意與學習的地方。

東牟侯與滕公就用天子的「法駕」去迎接代王，代王於黃昏時進入未央宮，夜裡就任命宋昌為衛將軍。胡三省注曰：「余據大將軍始於灌嬰，驃騎、左、右、前、後將軍，景、武之後方有其官；衛將軍則始置於此。」宋昌有了這個名銜，就能控制住京城的軍隊，文帝接著任命自己的親信擔任要職，還派人去把少帝以

及其他呂后所養的諸王都殺死。就在這個夜裡，文帝坐在前殿，下詔書赦天下。

跋扈權臣 知難而退

十月，丞相陳平說是生病了，文帝問是怎麼回事？陳平說：高祖打天下時，周勃的功勞不如我，這次誅除諸呂，我的功勞不如周勃；我應該把丞相的位置讓給周勃。文帝就把陳平改任為地位稍低的左丞相，把周勃從太尉升為右丞相，以大將軍灌嬰為太尉；並對剷除諸呂有功的人，大加賞賜。周勃十分得意，文帝平日對他相當恭敬，周勃下朝，文帝目送他離開，舉止才會輕鬆隨便一些。看在朝臣眼中，很覺得不對勁，袁盎就按耐不住，對文帝說：諸呂亂政，大臣聯手把他們剷除，周勃剛好當太尉，手中有兵，就認為他的功勞最大。今天他當丞相，一付了不起的樣子，而陛下對他太過客氣，您這樣的態度是不對的。此後文帝的態度就變得嚴肅端莊，周勃也感到一點害怕。

十二月，文帝下了一道詔令，取消犯法者的父母、妻子、兄弟連坐的律令。

漢文帝前元年，公元前 179 年，正月，官員請文帝早立太子。文帝說：「我德行不高，縱然不能廣求天下聖賢有德的人，把天下讓給他，也不能早早立個太子，這樣真是顯得我的德行不高了。慢慢再談吧！」官員們說：「早立太子，這是為了國家、社會，表示君王不忘天下。」文帝說：「那麼，楚王是我的叔父，吳王是我的哥哥，淮南王是我的弟弟，不都是可以繼承大位的人嗎？何必一定是我的兒子？」官員們又說：「從殷、周開始，國家都是立兒子為繼承人，能夠長治久安，原因在此。高帝平定天下，是為太祖，子子孫孫相繼不絕，如果從其他諸侯或宗室中選繼承人，就不符高帝的意願。所以，這件事實在不應該多做討論。劉啟是長子，人品很好，就請立他為太子吧！」文帝答應了。

三月，文帝下詔接濟鰥、寡、孤、獨以及貧窮的人。又下令：八十以的人，每月賜米、肉、酒；九十歲以上，再加上帛、絮。而且要地方長吏檢核之後，派屬下親自送到。不到九十歲，由地方上的辦事人員送到。

四月，有人獻上千里馬。文帝說：「我出去的時候，旌旗在前，屬車在後，每天走五十里，跟隨的人多，走三十里。給我千里馬，難道要我一個人跑在前面？」於是，把馬還給獻上的人，下詔：「我不接受獻品，各地臣民不要獻東西給我。」

文帝對天下百姓很好，地方上呈現歡樂氣氛，文帝想到從代王入繼大統，宋昌功勞最大，封宋昌為侯。

文帝對國家政事越來越熟悉，一天問右丞相周勃：天下一年判了多少罪犯？周勃說：不知道。又問：國家一年收到多少錢？周勃又說：不知道。說著，感到慚愧、惶恐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文帝問左丞相陳平相同的問題，陳平也說：不知道，但有人管這兩件事。文帝問：誰管？陳平說：罪犯的事，問廷尉；錢糧的事，問治粟內史。文帝又問：假若都有人管，那麼你做什麼事？陳平答道：陛下不嫌棄我，讓我承乏宰相之職，宰相這個職務，在上是幫助天子，變理陰陽，順應四時，在下是把各種事情處理得適宜；對外把四夷諸侯都安撫得妥妥貼貼，對內則使百姓心向朝廷，百官做好自己的事。文帝一面聽，一面點頭，說：講得很好，很對！

周勃羞愧極了，走出來就責問陳平：你怎麼不教我如何回答！陳平笑著說：你擔任這個職務，怎麼不知道該做什麼呢？如果陛下問你，長安城中有多少盜賊，難道你也要設法回答嗎？陳平的意思是，你該知道的，你可以回答；你不該知道的你不必逞強回答。於是，周勃知道自己的能力差陳平一大截。沒多久，有人對周勃說：你固然有誅除諸呂，擁立代王的大功，你的權勢也達到頂峯，長久下去，你就會有大災禍了。周勃就稱病，請辭相職，歸還相印。八月，文帝免去周勃的丞相職，由左丞相陳平一人專任丞相。到了這一天，代王來到長安之時，朝廷中握有大權的一些人徹底失勢，朝政大權完全轉到了這位外藩入統的皇帝手中了。

宅心仁厚 天下太平

我們讀漢文帝的這些事情，可以認識漢文帝這個人嗎？我們可以說，漢文帝是一個謙讓的人，他在代邸三讓、再讓，到了朝廷，面對周勃等功臣，也是一再退讓，難道他這些舉措都是矯揉造作，以退為進的手法嗎？我不認為如此，您看，他從開始就沒有積極進取之念，不是宋昌的分析與堅持，讓他知道自已的責任無可推卸，他很可能終老代國，從代地進入中央，這是一個責任感的表現。漢文帝了解到天子的職責是照顧百姓，是為了天下蒼生，您看，他即位以後立即取消父母、妻子、兄弟連坐的律令，還接濟鰥、寡、孤、獨與窮困之人，這些「施惠天下」的作法，自然使得「諸侯、四夷遠近驩洽」。從漢文帝的這些作為，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心地很好的人，這不是我們在這裡的隨意評論，這是後人幾乎一致的看法。漢宣帝（武帝的曾孫，昌邑王被廢後，從民間入繼大統的皇帝）時，路溫舒批評當時刑罰煩苛，指出「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獄之吏是也。」他提出的善政典範就是漢文帝，他說：「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義，省刑罰，通關梁，一遠近，敬賢如大賓，愛民如赤子，內恕情之所安，而施之於海內，是以囹圄空虛，天下太平。」（《漢書·路溫舒傳》）錢穆先生論漢文帝也說：「論其宅心之寬厚，為政之清簡，誠堪謂盛德之君而無愧也。」（《秦漢史》頁 61）又說：「特文帝行之以慈祥愷悌，終不失為令人愛想之賢主耳。」（同上，頁 62）漢文帝思至德，承天心，宅心寬厚，慈祥愷悌，所以看到緹縈上書，深自檢討，卒有肉刑之罷廢；而遺詔一切尚儉，更是處處以民為念的最佳寫照，這難道不都是出於一顆至誠善良的心嗎？若問：昌邑王應該向漢文帝學習，學什麼呢？我想最需要深切體會的就是那一顆至誠善良的心。不只是昌邑王該學，所有的政治人物，是不是都該學學呢？

本文已刊於《歷史月刊》第 216 期，2006 年 1 月號，頁 100-105。